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岳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嶼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三人

尙嵐軍使米光濟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尙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負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九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記錄姓名差使今取進止

舉劉義叟劄子

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

之行爲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欽向張衡郎顛之徒爲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欽向張衡郎顛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義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義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

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  
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  
惟一而有城中弃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為固然尚  
為三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擘畫  
欲掘出重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  
一則坦為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  
兵所開未及三二分又治險為平非自固之計兼工  
大猝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絕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  
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  
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鬪而詢訪彼中  
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  
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  
衆臣亦累詢其緼畜絕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  
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  
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為人心力膽勇材  
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

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邊事敗候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旨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

縱手分拆諸縣村學要蓋州學及斂掠人戶錢一千餘貫充蓋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家活而昏病之年貪祿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負

如允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為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為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為人戶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絕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苦畏費又多遂只將稈草送納非次更成一重科配

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脩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晟等下山白草共肆萬柒仟伍佰陸拾肆束內在州每月約支叁佰壹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壹佰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

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伴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聞得奉處白草差百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據開得村外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戶却於積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馱手三百束皆

一據奇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佳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

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致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二貫文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縣村民徃徃只將稗草送納忻州亦為刈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稗草送納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

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沁邊刈草竊恐即今已下手收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稅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東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秣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歛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爲臣寮起請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爲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繫

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爲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戶爲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歛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戶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戶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爲活第五等一戶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祕家業九貫文第四等

一戶開餅店爲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戶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徃日而酬獎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充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扑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

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蓋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死人戶蒿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戶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戶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閣

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戶稍獲寬舒況今沿邊糧儲不至闕少

###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光濟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州鈐轄張亢內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并代州都監田肫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爲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戰鬪乞朝廷錄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

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內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乞超換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患只爲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

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鑒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  
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  
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邊郡所見  
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  
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  
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  
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

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乘試不當  
沉自育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  
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  
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  
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  
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  
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  
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  
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

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sup>疑</sup>朝旨定逾時亦未為晚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右河東奉使奏草一卷按仁宗實錄慶曆四年四月己亥上謂輔臣上封者數請廢麟州以其饋糧勞民利害如何章得象曰麟州四面蕃漢戶皆為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一路困於饋運欲更為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軍馬近府州別置一城亦可紓患乃命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脩往河東與轉運司同計置沿邊糧草初本路轉運使張奎鑄鐵錢於晉州民多盜鑄而知并州楊偕請徙麟州於合河津又晉州鑿課歲虧併下脩計度之此卷乃當時

奏報也按公乞罷刈白草劄子云七月初離汾州  
又水谷夜行詩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殆以是  
月末至闕八月復出為河北都轉運使當時行狀  
墓碑不云有河東河北奏草惟摘取其要切數篇  
入奏議集今既備載二書則奏議不必重出止就  
逐卷存其事目使來者有考焉又仁宗實錄及李  
壽長編所收間與此小異蓋經史氏筆削詳具奏  
議第十六十八卷後  
舉米光濬狀末云今欲具狀奏聞相度銅利欲牒  
孫巡檢或者除去欲字是未知古今具稟吏文如  
此既云奏草自不須去

列文武官材能劄子可幹者九人

雖是九項而有十人姓名見本文

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此是河北事而元本載之河東奏草末未

始以為戒

始字恐誤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七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勅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繁使至於應副糧草軍須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干保州事宜並乞與田況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允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況等今取進旨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況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對境未測事且常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職所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關負及有成資滿任關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懼為其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黃贊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贊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

勅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祗應北朝人使有例免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祗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究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補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為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



此職官或知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潛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武本因白身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縣尉差

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黃贄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仰不住遍行巡歷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覲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幹運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其否臧營辦工材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授臣經略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

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  
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貴於  
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  
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  
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  
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  
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  
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

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  
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  
鄉兵都頭管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  
城兵士強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  
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為本州及側近地分  
巡檢縣尉並在磁洺州會合見捉打劫武安縣賊人  
次側近應急別無巡檢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  
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  
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惟正

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蓋爲大段起發兵馬須俟部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強惡賊人之處巡檢縣尉地分遙遠未能救應一聞許令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本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

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檢等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職公事候旨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次申報軍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劫人戶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倏忽往來不辨頭首姓名及毒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

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士九人共  
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  
甚或旋合火伴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羣  
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洺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  
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洺界馬遞鋪同時又據磁州  
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衙鬪敵傷着兵士及燒  
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  
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  
離洺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  
騎馬帶甲羣行過往向東雞澤縣賊勢如此交橫其  
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雖已一面催促  
巡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量巡檢縣尉  
內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不委胡承  
澤妄有申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賊差使  
兼臣曾召承澤問當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親捉  
殺兼宣撫使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承孚內殿承制  
魏辛等充邢洺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  
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擘畫酒務內令

兵士拽磨所貴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  
軍施行訖今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  
因依聞奏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  
慶曆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  
本州通判石待舉擘畫申請乞更不差磨燠驢子只  
以廂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  
今來朝廷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日已是秋  
深磨燠踏麴罷多日兼又保塞亂兵纔息若非時急  
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別致引惹欲乞直候  
來年將及踏麴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

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  
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  
軍負等本為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  
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  
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做劔亦各私取歸家軍  
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  
轉遞出外即日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  
陳首稱收得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

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虞候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行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別致疑惑况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今取進旨

訪問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關遠戶口財賦兵甲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弊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負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廩禁軍賞給折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

分頭通行點檢續準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  
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  
價尚高使仰重行估計其剩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  
臣伏詳朝旨本爲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  
卒素驕亦湏鎮靜故厚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  
者蓋慮張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  
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  
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  
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  
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  
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肯應副則  
湏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不下司之意有此  
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面點檢準備況  
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  
巡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遍到不得  
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  
臣听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  
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

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為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果降招勝賊衆擦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為無助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

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劫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劫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劫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為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沁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



特與清雪復一河北沿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惣出往城西草市打劫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人曾打劫縣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員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

惣作弄反

兗分都同巡檢使臣及補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四弓手等會合捉殺湏管賊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劫被知縣張景伯部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草市內打劫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徐夔及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

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申斫  
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  
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晟一人斫到徐木大趙二  
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  
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目磁洛之間別無賊  
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劫被知  
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  
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盡靜其武安縣  
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  
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  
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  
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  
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  
擇官吏務欲脩整頽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  
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  
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  
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  
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

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  
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  
不意選差郭承祐爲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  
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  
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爲按  
察使張鼎之奏論罷爲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  
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  
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  
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  
忍廢棄豈無閒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

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德成鎮俗尤湏擇吏萬一  
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  
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  
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觀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奏論乞  
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  
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爲  
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  
探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

戶各許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承法久在河北其  
贓穢之狀人盡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  
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任申報盜賊羣火極  
多蓋緣盜賊必先涇鄉村各有宿食窩藏之處及所  
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  
來每有羣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  
跡卒難尋覓蓋為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  
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準戶令諸戶皆以隣聚相保以

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  
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  
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為  
患之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為一保自  
結保後來絕無逃軍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  
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勅  
令於公私甚利然公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  
公人胥吏則勾追擾擾未見其利先為民害以此當  
司未欲一槩遍行指揮今且於轄下諸縣稟選知縣

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知某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錄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伴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為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徃本家者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

來體例配與軍負

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為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勅榜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為見李昭亮忝為大將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陳首當司為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

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為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兵妻女歸着今準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員使臣等未發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為大將不憂國家幸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院令踈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踈放即按察之司是為虛設今後官

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聞

乞將詔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

殺戮吏民劫奪財物污辱良善靡所不爲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爲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冤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忿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邊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忿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爲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爲禁軍所貴

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爲先降天聖編勅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旣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享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

使赦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爲搔擾之資臣伏觀今年赦書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並特與除放均一項即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行點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



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斂為功只患刻剝太過雖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特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今具畫一如後

一應軋輿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椿管諸色欠負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業抵當及正身亡沒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繫人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

說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家并干繫十保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漬汚及去失疋帛係剝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手分自來有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啓倖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戶先因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斗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閣稅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啓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綱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

在京肆排岸稍工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不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爲一指揮外共僭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爲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

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本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脩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爲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爲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

存住不得為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

新蓋城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 乞放行牛皮膠鱠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為初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角膠鱠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絕民間雖有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曆亦全無人戶納到數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為京師諸庫各種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文為上下催促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東擇

好弱兼更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劔  
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  
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為皮角  
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  
筋角須盡納官河南膠鰓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  
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管義勇十七萬有餘  
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其數者更有不係  
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鰓從何而得能  
數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  
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畫事件伏  
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得今後  
更不專仰朝廷輟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今  
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  
入官量為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  
及許容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  
闕少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  
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  
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戶絕更不曾經官送納亦  
無人告首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

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改法之弊蓋其拋死牛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戶白納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絕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爲便緣此等物各是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

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如有及等皮角不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黃河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絕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

慮議者猶恐官既收買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  
為不便況今官雖不買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  
來不藉南界販鰾豈聞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  
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  
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斗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為便糴斛斗仰依編勅至三月終  
住便更不展限者當司勘會沿邊軍儲事大累年斛  
斗入便不敷慶曆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

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  
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  
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  
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  
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況  
元拋四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  
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  
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  
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趨逐入便若便及  
省司元拋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

若頓然往却必見大段誤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儲事大兼累年便糴不前趁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皆廣為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止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之悞事兼恐賺悞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常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漕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斛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擘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漕綱二負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糴州軍分為兩番更互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



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曆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往自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覓至今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斗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泇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在京錢少則泇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

信軍通判蔣賁擘畫求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鏢拔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鎖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今廣謀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軋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名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可並行若兩處抄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近裏入中

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

若泇邊價

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  
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爲兩番一年於  
汭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  
行三說即汭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  
汭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汭邊隔年  
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抄則  
汭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  
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  
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汭御河州軍用三說本要  
輸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負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糴便利害伏乞朝  
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  
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  
欠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  
州軍各係水災人戶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  
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  
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稅及元計度軍儲  
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戶依赦取奏

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  
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  
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東貫外合納尚有  
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  
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  
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  
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  
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歛臣等今欲乞朝廷  
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  
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  
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  
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戶不至僥倖  
兼即今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今取進  
止

乞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  
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蓋  
造營房作院及抽東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  
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別有擘  
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甚多自

來係相州盤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為利便蓋緣弓弩二物於兵器之申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煎膠披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來了一番已却損壞即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悞事不細其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皆不齊一木司亦難為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東擇精好工匠制定工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為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請弓弩都作院初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院初置事一就條列續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

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  
人戶前轉運使張昱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  
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  
如當時逐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戶等高下從下名減  
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東上等入戶影占之人減放  
者或有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東上等入戶減放者遂  
致減放之後不絕詞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  
乞收叙又緣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  
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叙  
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

經減放往往輒已行收叙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  
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  
手分無賄賂乞覓之俸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  
賄賂乞覓之俸則不當額外剩置人數以此而言只  
合依勅額為當竊以事既干眾必欲州縣久遠遵行  
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庶為定令臣等今欲乞特  
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軍見管  
人數及已減放之人衮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  
連從上據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  
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叙

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  
來戶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  
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為額庶絕詞訟兼可  
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渙奏欲乞朝廷相  
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戶比附一州軍內人  
戶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宜令轉運司勘會聞  
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準三司牒伏乞朝廷  
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戶全放歸

農只令輸納稅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  
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  
宗皇帝朝全放即今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  
地共之今若全放界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  
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  
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  
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  
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  
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戶差役所有以次  
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接例別有詞說及邊臣

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起請亦乞更不施行  
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勸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為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  
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  
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  
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  
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牙前及  
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為不  
便其兩地供輸人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

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  
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  
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  
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  
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濱德博四州  
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  
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即  
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  
各自有重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  
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

緩急必邊關絕要用之物般運不前況自去年河水決溢德博二州人戶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衝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爲繁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大將外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斗檢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絕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其狀申奏多日至



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  
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爲恩澤僥倖所以人戶各來進  
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  
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今再  
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獎次第伏  
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進納伺候  
勅旨次乞早降勅命指揮

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  
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

稍因緣作過偷減官物遲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  
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拆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  
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蓋  
因自來全闕關防不嚴條制而致茲積弊也今已蒙  
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  
遵守施行所貴革絕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  
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般之後  
多是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拆或於汳河孤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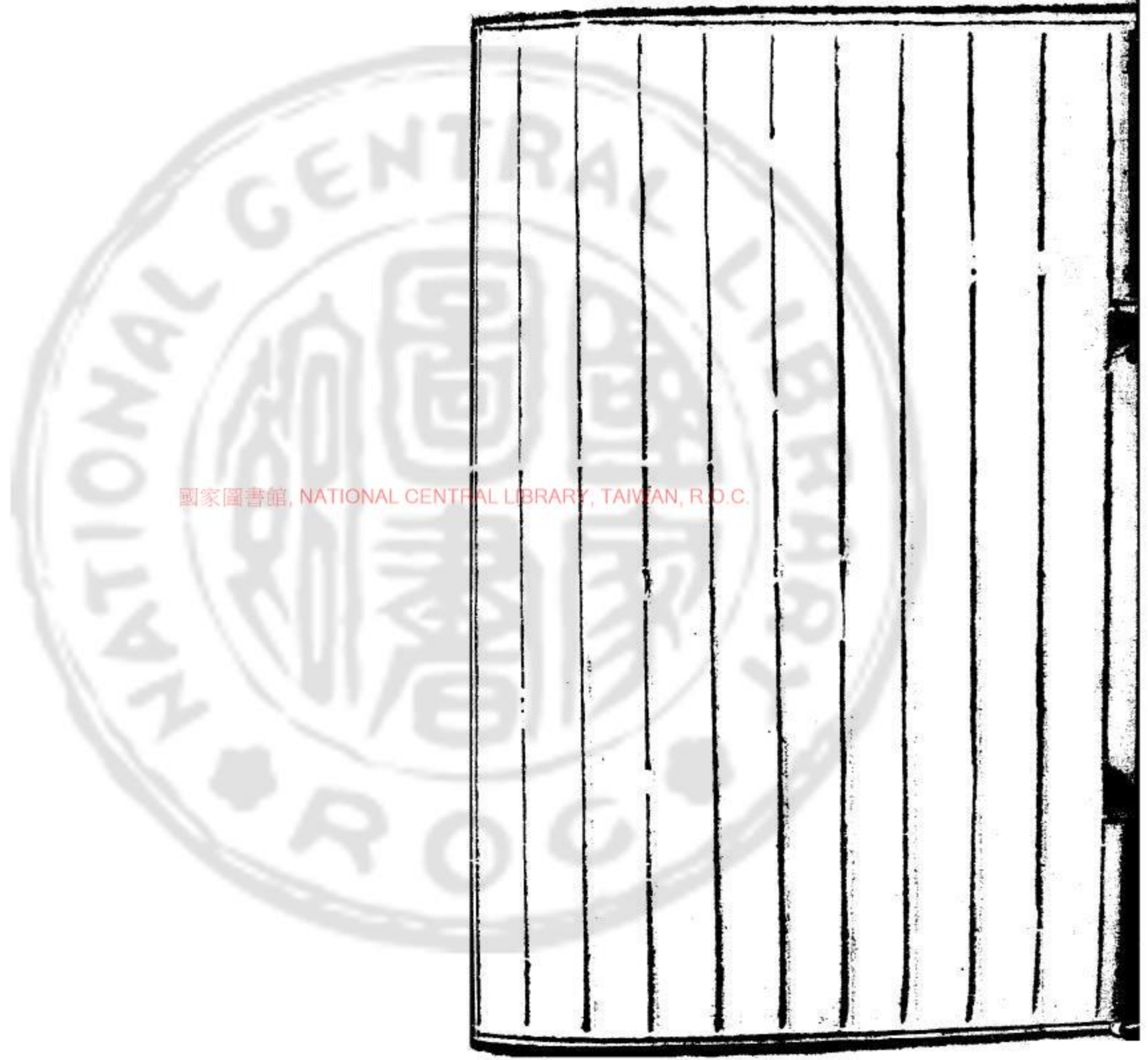
村落地分故意損壞靠閘便於本處拏拽堆塚  
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  
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  
點檢欲乞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  
二十隻爲一綱同用一字爲號并造年月刻於  
船梁額上用官火印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  
團成一綱後不得輒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  
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毀圯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爲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  
名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  
用釘板名件一一開坐雕爲印板每差梢工給  
帖之時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  
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拏拽即却據元  
數釘板名件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陪填如  
過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  
檢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  
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  
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訖據數開報催綱司照  
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  
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隔驀將新好

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船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了其空船便被汭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乞指揮汭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勘罪官負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亦有程限但無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八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臣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開懷路分抽差令奉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若雖常朝廷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見關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汎漲向着緊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下例各關人已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差人夫功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剗刷例各無可抽

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應副次令準朝旨  
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  
北河東俱係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  
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爲闕人處多  
今若朝廷湏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竒  
嵐縱河北事有關悞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  
其如於事有關在臣之職不敢不言況今年黃河水  
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  
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  
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  
人數河上既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  
修城又兩處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爲即今諸處  
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  
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  
處功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閑占之人可差伏  
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竒嵐功  
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竒嵐軍修城  
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採木

緊切功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  
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刷勘會本路與河  
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  
定軍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方  
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  
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  
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  
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  
致大段逃亡作賊況北虜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  
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

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  
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況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  
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  
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蓋以北虜即  
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岢嵐修城  
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  
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  
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  
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  
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量事

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爲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況即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況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充部署所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以臣非才誠不當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必欲密爲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鄙之事內不爲朝廷所疑竭慮盡心猶恐不副委寄檢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爲北虜於石曰子口侵



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爲地分不屬沿邊安撫司  
遂依例申報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勘會不係  
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行  
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  
官吏賴本寨引執元降勅條分明臣與本寨主等  
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申轉運司者尚如  
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  
北虜於安肅軍北欲移界標南侵邊臣既承例不  
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  
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有起請復支保州沿邊

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司職事竊聞本爲小  
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朝廷因此只下程  
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蒙密授經略之  
任使其圖利害爲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了不聞知  
內則不足爲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得與議平  
日無事之時尸祿而居尚當憂愧況聞近日邊鄙頻  
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坊冶  
谷以來壘石爲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竊  
慮嚮去沿邊別有事宜臣既授上件劄子內委任之  
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州軍事宜

並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沿邊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畜糧草修城池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為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為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今後沿邊事宜並令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臣伏以轉運使雖合

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經營況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任比沿邊知州通判故不為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與且臣愚慮非欲侵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歛緩急須量邊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比類沿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

有沿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  
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  
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苟  
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  
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為城寨等事竊以北虜躬立  
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為不知不須  
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為詞  
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為預備便合於界首分

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  
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  
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詞探得起  
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  
囚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  
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辦理疆界拒絕侵凌  
竊以北虜號為犬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  
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  
大而不與之爭則為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  
即今速為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

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立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爲北戎侵界立數處鋪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鋪屋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地界分明易爲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湏力與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却鋪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乞差武衛人負

臣昨權成德軍日爲此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別路此駐奉聖旨劄

與臣詳此照會者臣尋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  
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  
一人並無正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  
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  
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  
人思歸之卒久遠深不為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  
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  
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  
人負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內軍頭及右  
十將昨於慶曆三年十一月內準州帖準步軍司  
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  
宣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 十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

賀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  
局昨於慶曆三年正月內授州帖差到於慶曆四  
年四月授步軍司帖正充第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  
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刺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糾合陳詞令來準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兵士已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負只令曾作過人權管深為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權場上供羊綱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深死却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戶配買羊已上京送納訖却備下推場羊綱在邢洛等州牧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綱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買羊數委得公私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 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監當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蓋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

精好處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為樣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打造次伏緣本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不以遠近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往有不及到處難為點檢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有悞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制置得久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翎置事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勅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閑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  
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  
葉槍劍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  
令別作一項封椿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  
除許轉運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  
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  
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  
至都作院點檢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算造到兵  
器候見數卽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劍每一  
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斫試鋼  
刃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  
幹用鐵甲硬弓弩試射槍亦試驗鋼刀如是槍  
刀劍刃軟卷缺及箭頭尖卷鐔折甲葉長闊厚  
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陪填打造及等  
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

文曆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  
旬呈如是一任內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  
並無揀退各得精好卽乞據造成萬數批上曆  
子理爲勞績內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  
遣得替優與先次點差如任內更有知州提刑  
轉運三人保舉卽乞與轉官酬獎如逐季點檢  
揀退三分已上並畫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  
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  
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  
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卽工匠干繫人等許



點檢官貪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  
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  
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副諸處  
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  
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  
酌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  
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為兵興以來改法禁絕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  
戶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絕使用後來雖  
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  
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戶不  
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  
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其不及  
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賣却似  
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  
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為禁止牛皮筋角已來  
闕絕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

筋角等使用甚為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  
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  
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  
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  
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  
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  
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  
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  
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  
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

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戶將三  
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  
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  
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  
拘攔虛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為不便令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占南  
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  
如何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

南冶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  
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  
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  
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  
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為答今來已立寨  
子貯畜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為  
追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  
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  
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  
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

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  
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  
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  
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狠號為犬戎欺弱畏疆難示以怯今杜之  
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侵乃是引惹况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

比秦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湏勉彊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由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彊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被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

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彊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勅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

前漢人怨怒徃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非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血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旣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

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此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旣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治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草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

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為愚而屢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

任者不足以報稱

一作稱

萬一

故方欲勉彊不能以圖自

以五字報一作

效而蒙相公不以為不才而擇天下諸路

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所為

一作報

當此之時自

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迨

一作近

將半歲齷齪

自守未知所措

一作為

非敢怠也誠有說也

一作焉

至於

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

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

為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

一作州

一百八十有七

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

千二百餘負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

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  
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  
不能得其要前張昱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  
更改過繁而涉失一作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  
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開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  
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  
八而又取先一作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  
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  
於其它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而一作上

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初則未敢干必煩朝聽者不  
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昱之等前失不能盡信  
其說而必必一字無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  
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  
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凡一作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  
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  
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  
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  
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權之無遺利  
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而東負大海西



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  
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為夷狄所困盡以海  
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  
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  
所不有至寶久伏于下而光氣苗礦徃徃溢發而出  
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  
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  
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瀆通利大名  
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  
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

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  
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  
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  
限而不取一作又其助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  
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  
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此九字無及其用有  
不足不過上千朝廷乞銀絹而配一作疲民號為變  
轉爾比近年之弊也此六字一作所謂然若能擇官  
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  
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

尚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冀此三字以禪  
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  
具其大綱列于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  
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  
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  
去若其有以禪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  
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為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  
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

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  
等並不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瀦  
聚今即不住開治及乞今後標占却人戶田土即將  
官地給還人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  
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  
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  
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  
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  
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隨其守咎將安歸豈有親蒙  
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

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  
以自知況臣將及暮年絕無績效考其常課已合黜  
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  
名苟非其人自當易去豈可容不才之人尸位移本  
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伏望聖慈據臣不才  
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人臣  
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聞伏  
候勅旨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初元昊擾邊北虜自以勸和為功慶曆四年昊既  
納款虜復與之交兵且遣泛使來止昊封冊仁宗  
答書云若以其於北朝失事大之禮自宜問罪若  
以彼於本朝稽效順之故不煩出師况昊已遣使  
齎誓文入界何辭沮却方遣余靖報聘會八月甲  
午保州軍亂密邇北境朝廷以為慮癸卯命田况  
為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而公自右正言知制誥  
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諸州水陸計度  
都轉運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  
使替張昷之時方歸自河東諫官蔡襄孫甫請留

公不許上面諭公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公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為辭明年八月坐張氏事降知制誥守滌陽凡河北奏陳皆聚此書云奏議集載契丹侵地界第三狀論憂懼不同極為詳明與前兩狀相應此卷乃闕而不錄莫曉其故今合附入

上時相書一首乃慶曆五年二月時柱行方罷相賈昌朝代之公已失助首相實章得象而參政則宋庠也此書舊入奏議尤無謂今移附此卷末庶成全書所云大綱具別紙不可得而見矣臣下奏劄例云取進止葉夢得石林燕語嘗論之今奏事第一篇作取進旨者按唐陸贄奏議亦嘗互用如云中使某乙奉宣進旨或云奉宣進止或云奉宣聖旨至國初尚多如此慮後人妄塗改略及之

紹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芻校正

乞條制都作院墮錢

疑字

並勒專工匠

疑脫

論契丹侵地界狀

蓋其實弱而示疆

疆字下長

編有爾實弱而示疆

六而殆作急況於邊要之任乎乎字下長編有然北  
虜為憂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則臣愚以以字下長  
則又則長編無尚遲作長編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仲春 萬福十四字一作新

何如尊候備諫諍此上一字次第行之此下一字九河北大

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廷一作九河北之事其大者朝

故捨此故一字無

奏事錄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九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後其  
日追書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

論孫長卿為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  
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  
中書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  
以西事而長卿以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  
不已最後賈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  
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脩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  
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

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改過不悛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爲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冤受黜於理豈安故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少外人之議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脩奏曰此則爲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爲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爲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

### 辨蔡襄異議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旣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爲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色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旣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親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

使陛下曾見文字猶湏更辨真僞徃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自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時有嫉臣者乃僞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誼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湏更辨真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 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告集賢私忌臣脩獨對崇政殿進呈文字畢斂笏將退上有所問所問不錄臣脩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叅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徃徃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脩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三月言事者多云不進賢臣脩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



此誠當今之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  
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臣脩對曰  
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提刑轉運內  
則省府之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絕不同  
也然皆錢穀刑名強幹之吏此所謂用材也如臣所  
言進賢之路謂館職也上曰如何臣脩曰朝廷用人  
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今學士舍人待制通謂之兩制自三館選居  
兩制是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八三館有  
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云太狹也上曰何謂三路  
臣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遺

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館職  
第一人及第纔十年而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  
者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  
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但  
令上簿候館閣闕人與試而館閣人無負數無有闕  
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因  
差遺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謂進賢  
之路太狹也後數日上因中書奏事遂處分令擇人  
試館職

御藥陳承禮監造衮冕事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諸物舊屬少府監文思院後苑作紫雲樓下近年多別置局以內臣監作各爭占工匠乞一切依舊歸于有司遂依奏既而少府監申造衮冕內批令御藥院陳承禮監造中書覆奏上以南郊日近湏內臣庶可辦集韓曾二公奏以衝改近降指揮不若令承禮就少府監作上意未決臣脩奏曰此是陛下新降指揮從來所患朝令夕改今若依前用承禮監作只是移御藥院置局就少府監中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內降補僧官 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關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關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關中書已下兩街選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

然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曰有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手錄奏對語此前一本無前字

五事得之林子中家文忠手錄皆密語筆札精楷蓋欲傳示後人而子職不謹身沒未幾已流

落於他人家其曰追書者皆不見又未知其何在耶後三事亦子中錄以相示云得之於史院曾布子宣題

又三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中外欣然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嘗為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官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恠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

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床頭近日已於燒錢  
爐內焚之矣然莫知為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  
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論議而莫  
知虛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  
請朝假上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  
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公已  
下共奏曰三司事無闕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  
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脩奏曰襄母年八十餘多病  
況其只是請朝假不趁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  
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色襄亦自云

每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攻劫涇原西  
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  
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揮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  
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已聞蔡  
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尚在至是因蔡乞罷  
劄子韓公遂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  
即已聞之韓公曰事出謁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  
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構害一作善  
人人難並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虛  
而衆人傳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

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為患脩曰陛下以為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無脩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文如臣至和末丁母憂服闋初至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葉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內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六日為內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未久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

字猶須更辨真偽況此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韓曾

又各進說上曰數家各有骨肉

意謂異議若行則執政被禍

又曰

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解也

仁宗既連失喪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根本為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使包拯今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亦屢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息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庭

過東府忽見內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立皇子事  
既而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昭文與集賢曾公及  
余晚議來日當將上相顧以爲如何韓公曰若上稍  
有意即當力贊成之曾公與余偕曰此吾儕素所願  
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啓仁  
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爲校勘及  
在諫垣忝兩制迨此二十年每進對常極從容至此  
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又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爲可  
韓公惶恐對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  
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

者甚純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仁宗  
即道今上舊名曰名其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余等將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  
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  
政殿因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遂奏言事當  
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來日再奏既退遂議且判  
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自大將軍遙鄒  
團練使除泰州防禦使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  
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  
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曰此事

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賀時六年十月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有旨候服除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今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公與余皆以為然及將上今上累讓表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此子又判宗正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為皇太子也今不若遂正其名命立為皇子緣防御使判宗正降誥勅御書得

以堅卧不受若立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御名受不受也仁宗沈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須於明堂前速了當遂降詔書立為皇子仍更今名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請仁宗點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點今封在中書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相賀

嘉祐八年上元京師張燈如常歲歲常以十四日上  
晨出遊幸諸宮寺賜從臣飲酒留連至暮而歸遂御  
宣德門與從臣看燈酒五行而罷是歲自正初上覺  
體中不佳十四日遂不晨出至晚略幸慈孝相國兩  
寺御端門賜從臣酒三行止自是之後雖日視朝前  
後殿而寢若不佳既而韓蟲兒事稍稍傳於外云去  
歲臘月上閑居見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綆而  
出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上獨見之以爲異遂召宮婢  
視之乃宮正柳瑤真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後柳夫人  
宿直閣中明日下直遣蟲兒取夜直坐整上獨處閣

中召而幸之遂有娠蟲兒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  
金釵子一隻云爾當爲我生子以此爲驗外人所傳  
如此而蟲兒於宮中亦自道云上幸我有娠又言金  
釵子上與黎伯使藏之矣黎伯者上所愛扶持內臣  
黎永德也是月二十七八間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  
殿祇坐延和見羣臣奏事而殿中熾爐火云聖體畏  
風寒蓋自上臨御四十年盛暑未嘗揮扇極寒未嘗  
御火至是始見御前設爐火也自是之後上益不豫  
至于大漸今上即位於柩前中外帖然無一言之異  
唯韓蟲兒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嘗有遺腹子誕彌當



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藥請一日假家居  
晚傳內出宮女三人送內侍省勘并召醫官產科十  
餘人坐婆三人入矣十九日入對內東門小殿簾前  
奏事將退太后呼黃門索韓蟲兒案示中書余等於  
簾前讀之見蟲兒具招虛僞事甚詳云自正月至今  
月水行未嘗止今方行也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  
歲臘月黎永德奉使成都未還不在閣中而釵子埋  
在柳夫人佛堂前闕下太后使人監蟲兒至埋所自  
掘之深尺餘得金釵子一隻折為三段矣合之以比  
臂上者同秤之各重一兩半兩釵重輕又同信為是

矣因以金釵俾余等傳看之太后言問蟲兒何為作  
此僞事云以免養孃笞捶庶日得好食耳蓋自蟲兒  
言有娠太后遣宮人善護之日給緡錢二千以市可  
食物如此至其月滿無娠始加窮詰耳余等遂前奏  
曰蟲兒事外已暴聞今其僞迹盡露可以釋中外之  
疑然蟲兒當勿留庶外人必信也太后曰固當如是  
既而樞密院奏事簾前示之如前明日福寧上大行  
謚冊罷見入內都知任守忠於廷中云蟲兒決臀杖  
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髮

奏事錄卷終

第一事

令其婢子

作婢一妻

第二事

近不惠

集韻惠字注云亦作惠

第三事

未嘗止

未一作亦

續添

辨蔡襄異議

何可為信一作何信

獨對語

皆錢穀刑名

皆字下一字

內降補僧官

彼必有言

彼下一字

又三事

嘗有論議

議一作論

乞罷劄子

罷一作出

可以構害善

人人難立矣

善人難立

雖不見其文字

不字下一字

况此無迹狀

無迹狀

將立為皇太子

太子無

四十年

餘

中外帖然

帖一作貼

佛堂前闕下

前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濮議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一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  
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唯濮安  
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  
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奏狀具別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議  
遂格音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  
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  
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其議狀別卷中書以為贈官及  
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  
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

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而濮  
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  
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其議狀中書據  
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  
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為所  
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  
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  
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唯漢宣帝及  
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  
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

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  
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

不當

一有

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

其對劄子

而上

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  
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  
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  
罷議故允一有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  
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臺官所  
論濮園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  
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

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  
壅塞言路致陛下為拒諫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  
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  
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  
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  
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一作上仍問曰所言莫  
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有  
奏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  
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  
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

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  
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  
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  
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  
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  
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  
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際虛破役兵  
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來有瓦木箆箔一併興  
修未得其狂率踈繆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脩不  
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

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

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此一無行但怨朝廷

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

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

一作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笑一作之

一有字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

史臺為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為戲笑而

臺官益怏怏慙憤遂為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

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

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

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

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

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

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

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

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

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與一作他人作奇

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

官愈益愧耻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

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

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為首議之人恣其醜詆  
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者一有及臺憲  
有言逆翕然相與為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  
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  
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  
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為當然遂以  
皇伯之議為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  
因以言惑眾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獎濮王而庸  
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  
木主中外涵涵莫可曉論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

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太常博士孫  
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  
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  
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  
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  
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  
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  
九月也忘其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  
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  
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



及郊裡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  
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  
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  
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  
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  
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  
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  
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  
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一作是日韓琦以祠  
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脩在垂拱殿門閣子內

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因請就致齋處召  
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  
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  
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  
以瑩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  
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別手詔具  
初中外之人爲臺官感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  
宗正統故人情涵涵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  
皆以爲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一作皇伯

之議者猶一作稱親為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勅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為非益肆其誣罔言韓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脩為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過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勅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

議自中書始初建一作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己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

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  
後所議止於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  
為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  
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為庸下殊不  
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  
耳以此自誇有得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  
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  
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  
而誨等決去豈專為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  
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

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為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  
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  
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一作賣虛名  
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  
諭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濮議序

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臣歐陽脩撰進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  
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  
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  
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為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  
以為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  
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為君可伐矣彼  
夷齊者眇然孤竹之二羈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  
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

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  
為高絕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  
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  
然後二子之道顯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  
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為  
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  
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  
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  
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為父  
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

不惑羣議據經約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恩以為  
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  
釋其疑蓋十八九一本作三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  
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  
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  
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為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  
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  
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  
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為奇貨以買賣一作名而世之人  
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為忠使先帝之

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  
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濮議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一

或問罷議之詔有權罷之文議者謂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蓋朝廷迫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詔雖無權字他日別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以指為朝廷過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當深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言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如此爾追崇以彰聖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



之理今不得已而罷當為迺遷之辭故云擢罷集議  
更令禮官徐求典禮者乃體當如此一有此事人所  
易知而呂誨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誣以有待之說也  
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仰天而歎曰天鑒在  
上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中書不當議稱皇  
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  
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  
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事  
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請  
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所請

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却有沮難又請上別降手詔  
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沮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見  
琦請降手書一作詔也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  
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一作則當先論中書商議安得絕  
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  
猶須再三論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  
之略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曰然則稱  
皇稱后是哀相之事中書以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  
呂誨表乃一作反去致主之謀不耻哀相之亂制者何  
謂也答曰此所以為厚誣也且稱親置園寢及稱皇

考皆是漢宣光故事呂誨等指以為哀相之亂制乃是指庶為馬爾以此見其誣罔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謚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為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昨國家於濮王固自不議稱皇就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若此則師丹當時與漢爭論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國號一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爾此二事是師丹所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國稱皇一則與漢不相干也若止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進于漢統之漸又立廟

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昨濮王既不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僭而呂誨等動以師丹自此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等百餘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言之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置奉邑則自合經義也

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親者父母之稱也問者曰京師廟既毀而又毀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悼皇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後增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為縣則僭天子之制矣故議毀之也今國家追崇漢王其禮數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稱親則漢儒所謂應經義者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王之制也立廟則一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今濮國一有虛為字名無立廟處故即園而立廟爾其依經合古可以為

萬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稱親為應經義又以兩統貳父為非禮一有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盾乎答曰兩議皆是不相矛盾也其初稱親而置邑也止在下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立廟於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廟時昭帝既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毀是則悼皇考與漢祖宗並為世數此為所謂兩統貳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為世所謂違離祖統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朝宗廟相干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問者曰父有貳

乎答曰何止貳也父之別有五母之別有八皆見於  
經與禮而父之別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後父也同居  
繼父也同居繼父也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  
適人子從而暫寓其家後去而異居矣猶以暫寓其  
家之恩終身謂其人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  
父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  
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嫉為後者尊其父母莫  
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者  
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  
雖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者

曰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而今世未嘗用也今  
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養子為後者皆以其一有所  
生父為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違世異俗其能  
使衆論不誼乎答曰禮之廢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  
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  
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峩冠束帶  
立於朝廷號為儒學之臣為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  
宗之典禮謂開實通禮五而徇問閭鄙俚之弊事此  
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慙而不  
悔也況所謂以養子所生為伯叔父者今但行於私

家爾有司之議禮議律則未嘗不遵典禮也方禮官  
議以濮王為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故相王魯之  
無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繹為後及子融之死也禮  
官議繹服所生父齊衰朞而心喪三年夫以子融為  
所生父是典禮也以濮王為伯是閭閻之所稱也兩  
議並發於一時而為臣下議則用典禮為天子議則  
用閭閻其任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之辨也問者  
曰或謂所生父之名出於喪服記止可為議服而言  
其他不可稱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養父殺其所  
生父聽其子告者又豈因議服而言乎問者曰禮有

明文

一作禮存父名

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聖人以立後為

公不畏人知故不諱不諱則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  
小人不知義禮以養子為私畏人知之故諱其自有  
父母欲一心以為我生之子故惟恐諱之不密也嘗  
試論之曰一本無此五字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  
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  
俚之人則諱之諱之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  
竊取嬰孩襁褓之子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  
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  
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

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  
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  
忍而一有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  
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其一作慮  
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  
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為人道莫大於繼絕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  
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  
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  
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

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所生之親恩有屈於我  
故降其服以暮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  
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目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  
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濮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  
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知立後為公  
不畏人知而不諱也故明詔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  
子也然則濮安懿王者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  
告于天下矣所謂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者  
聖人之法也問者曰議者以謂恭愛之心分施於彼  
則不得專一於此也此兩制議稱皇如是則恭愛可

專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  
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過  
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  
竦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遊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  
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  
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 忍為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為  
言也度可行於已然後以可責於人今斯人也偶不為  
人後耳使其自度為人後而能以不恭不愛待其父  
母則能忍而為此言也問者曰為人後而不絕其所  
生之恩者施於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有宗廟社稷  
之重則將干乎正統奈何答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  
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  
所干乎於此是以見言者之誣罔也復何疑乎

濮議卷第二





濮議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二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

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

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一本臣等  
願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  
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兩制禮官議狀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  
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  
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  
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  
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  
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  
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  
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  
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  
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  
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  
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  
繼體承統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  
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展端冕富有四海子子

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中書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

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再下王珪等詳定聞奏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

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謹具狀聞奏伏候勅旨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真宗大中

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  
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  
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  
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  
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齊衰期即出總之于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  
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  
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伏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  
臺官定議聞奏

奏慈壽宮劄子

二十一日中使韓和齋到皇太后實封劄子一封付  
中書為尚書省集議濮王典袖中書檢勘自皇帝  
登極後應皇親尊屬並各追封加贈惟有濮王并夫  
人為是皇帝本生父母合下有司檢尋典禮并前代  
故事遂具奏請尋奉聖旨候過諒闇別取旨近自皇  
帝釋服後言遂再奏乞下兩制以上及太常禮院詳  
定尋據王珪等奏稱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  
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中書為  
未見議定合稱何親再下詳議續據王珪等議稱皇

伯中書檢詳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係義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係正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是古今禮律明文其王珪等議稱皇伯即前代並無典故一頃今奏乞下尚書省集官再議只是令議合稱呼何如一所有合行尊崇典禮未曾議及今來忽蒙皇太后出指揮臣等竊恐是間諜之人故要術惑聖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一呈元字皇以無稽之說欲撓公議臣等各是先朝舊臣若於仁心承繼大統有礙事

體豈敢妄為自取衆人之罪況今來已奉皇帝手詔令權罷集議臣等若不具述前後理道慮皇太后不知始末兼外廷凡百公一傳一議若皇太后却欲親見兩府并百官理會竊恐有虧聖德兼臣等限以朝廷規制亦必不敢對見謹具奏聞謹奏

稱親手詔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

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

榜朝堂手詔

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一有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尊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

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一作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一作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

禮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  
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  
和既撓權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舍容屈於  
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宜申諭宜令中書  
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  
朕意

濮議卷第三

漢議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三

劄子一首

是歲十一月撰  
不曾進呈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  
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  
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  
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  
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  
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  
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  
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



為階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  
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  
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  
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  
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  
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  
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  
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  
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

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  
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  
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  
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  
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  
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  
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  
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  
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  
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

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  
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  
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  
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使謂兩統二父以致  
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  
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  
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  
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  
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  
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

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  
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  
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  
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  
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  
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  
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  
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  
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

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  
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  
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  
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  
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  
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  
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  
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  
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  
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衆口一

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  
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  
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  
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  
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  
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  
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  
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  
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

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

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為後或問上

或問為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也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為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為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為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若於所後父為兄則以為伯父為弟則以為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為

尊卑踈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為制一有字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為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踈戚為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為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為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

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替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矣此俚巷之人一作人之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及一作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

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

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為兄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棺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

其所生父母齊衰朞服雖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為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為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

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

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為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強乎夫



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自偽絕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為偽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

性使不入於偽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於一有字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謂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此厚誣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

驗之事如之何曰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多矣不可遍舉今略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禍福之驗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漢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為應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為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干大統退不絕本親最為得禮而宣帝為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為後漢世祖其德業隆盛天下言安享國長久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為明帝歿享榮名為萬

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廢帝也高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養齊王芳以為子乃下詔後世有入繼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謹遵其約然自明帝下詔後連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齊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廢帝其次曰高貴鄉公立七年為司馬文王所弒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為晉所篡魏遂以滅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弒一被篡喪身亡國為萬世所悲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

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歷數繫於天命不繫於其一作追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就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 晉問

或謂為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今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藩侯入繼大統其為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為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為後繼統之君也蓋其不當立而立必

絕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元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為己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及高祖崩晉大臣背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為高祖真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為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為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世一作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

契丹為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為祖以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為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于北荒幽之黃龍府舉族餓死永為夷狄之鬼其滅亡禍敗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為法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為法乎

濮議卷第四

禮家聚訟自古固然濮議是非諸儒互有去取今不必論惟公此書力辨英廟本無回必寧以一身而當衆怒深得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且公晚年所著故筆力尤高或者乃謂可以無傳不已過乎近歲吳仁傑作濮議墨守二十篇志在助公然公何待助也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孫謙益王伯芻校正



崇文總目叙釋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四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  
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爲  
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  
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一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  
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  
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  
師授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易一作爻凡以彖象文  
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

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眾康成  
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  
遂亡其本及王弼為注亦用卦象一作象相雜之經自  
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  
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  
命名皆甚一作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  
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  
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  
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緼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說一作  
一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未孫惠與濟南伏勝  
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  
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  
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  
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  
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  
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  
行先是時一作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頤一作乃以王  
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

以今文行于一作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一作詁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章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

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主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爲九服上自天子至于一作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



盛哉一作也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  
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  
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  
淹中后歲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  
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  
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百一作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  
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一作已多又經秦世滅學  
之暴然書及論語考經得藏孔氏一作之家易以上

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  
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為  
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作絕學者不能  
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別為六藝夫樂  
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  
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  
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缺一作至於律呂鍾石聖  
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  
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  
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  
生其於一作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周乃聘諸侯  
極陳君臣之理禮一作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  
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  
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旣久  
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  
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  
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  
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

大分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  
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  
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  
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  
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  
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  
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  
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

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七字一作省或去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其本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為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

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為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二字一作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為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

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  
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亂而史官廢失  
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為紀傳表志之體網  
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  
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  
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一作正正人事自晉荀  
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  
正史並行云

實錄類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一作武宗其後兵盜相  
交史不暇錄而賈緯始作法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  
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一作事令並出傳記之士  
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  
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  
事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  
異尋亦磨一作靡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

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偽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脩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亞主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宋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一又有五代享之際天下不為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王師西征其係纍負質請死

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其類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歸于二字禍敗故錄于一作篇以為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在一作存乎舉職勤一無此字事代天治物二字一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為制著于有司一有焉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一有之字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不

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義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之凡為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一作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于一作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

乎至仁然而執挺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為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二字一并爭一作吞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

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謀可以覽焉

### 氏族類

昔黃帝之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一作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為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 歲時類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遷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卜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 傳記類

古者定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一作史不及書則

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况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闡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故自孟軻揚雄荀况一作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一作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訂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徃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一作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一作有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一作深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別源流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尚一作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闢之然其彊本畜用之說有足取焉

###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

間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一作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理一作道不可廢焉一作也

###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一作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究一作論耕桑之勤漢興劭農勉人為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蕞蕘是小說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犴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

世揚僕又摭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為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云

易類 聖人法人之作聖

書類 梅願當作梅賾

春秋類 以後一作

實錄類 得其二三一作

歲時類 詩曰詩字

于役志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五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  
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  
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  
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邃卿家話別邃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  
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  
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于河幾敗家  
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  
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  
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

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  
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  
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  
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鑠見  
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鄩右  
軍廵判官趙袞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  
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壁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任宿州參先發檝靈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壁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施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驛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顏懷玉者錢思公在洛時

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聞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于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弈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檝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與春卿弈于倉亭晚別春卿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  
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  
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電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絳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到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

絳况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

始聞君謨勳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

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于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

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遡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遡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畫朽

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嘆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子贊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己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

遂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

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

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蘄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蘄春

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冶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又約余明日  
爲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溱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己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己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己

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陵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狀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鵝塵魚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略按  
夷陵抵京師一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

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星石又無馬乃沿汴  
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  
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闕而不錄既以十月二十六  
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于役志卷終

六月丁卯 偃上亭 疑 字

七月甲申 朽漫 朽合是 玄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辛卯 飲僧 疑 飲 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  
銷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  
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測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蝮之報蓋方其壯也猶  
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  
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淨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  
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  
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六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闕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

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  
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眉為結構  
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  
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奉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宋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

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往往易服一作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

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

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



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曰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住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譎晁曰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群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整一車為報晁答曰得整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

好諧譎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曰

一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赴班且走且答曰祇為大施音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棊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疑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

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揚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

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落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

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爾簡公立朝劄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簡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劄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夔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此無字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

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叅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  
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  
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  
而去至此一字無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  
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歛馬駐  
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  
然後敢行後子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  
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  
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  
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

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

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

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  
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  
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  
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  
是改元乾德其後曰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  
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曰問內人  
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有

之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回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然歲趙元昊以河兩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

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華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  
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  
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為得體  
揚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  
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  
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彙數篋以示  
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筆未嘗命臣下代  
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  
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  
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  
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  
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沆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  
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  
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  
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  
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  
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所致至此始  
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鏞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

一作威

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

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迺英閣質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  
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關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一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



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  
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  
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  
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  
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皆間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甕盞  
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  
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作

因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  
矢一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  
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  
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  
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  
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  
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

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徃徃相賀黃門

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  
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  
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邪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  
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  
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  
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

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  
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  
一有遷於景靈而官司道宮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  
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移他所遂遷於集禧  
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  
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  
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

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遠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不可以學也王冀公劾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及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置一作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薄子所

戲遠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文有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句一有之二字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竊一作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之一有此亦異於常此字無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問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五一作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也一有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後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比一無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之一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妯娌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僂徇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中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欲其自投也再三

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閭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真錡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詐聞公餽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購作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作一作樂又下其聲

太常歌工以其為一作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充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徃吐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以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



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一作四六偶對  
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  
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  
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  
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  
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  
卒得一作不一作離間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

遇一作

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

碁

二字一  
作乃至

語咲誼譁而不妨堪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  
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  
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  
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  
罷日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  
氣性一作  
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

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一有鑄  
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  
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粵朕皇祖寶鈇鍾粵斯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  
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  
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  
下垂叩之拵鬱而不揚其罇鍾又長甬而震掉其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  
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  
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  
用二字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  
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  
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  
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鼎第二第三人  
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  
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  
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歸田錄卷第一



歸田錄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七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唵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唵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唵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

卒殺訛唵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因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況夷狄乎訛唵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一字李琪金門集有賜

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也有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色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  
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較俗一作  
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

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  
當直一員一作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  
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  
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  
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翰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  
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魯無封禪書尤為人稱  
傳一作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吾一雅亦徃徃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足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稱一作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精一作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慙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棊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則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

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糞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

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鈔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書一作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饊從音有滑稽子謂人曰彼